

曲園叢書

14
484
34



門 4
統 484
卷 34



禮記異文箋

俞樓襍纂第七

德清俞樾

儀禮之有古文今文也胡氏承琪為作儀禮古今文
疏義周禮之有故書也徐氏養原為作周禮故書考
辨別異同有功經學然鄭康成注禮記亦闕存異文
前人未有考究者輒作此箋以補其闕

宦學事師非禮不親注學或為御

曲禮

按此異義非相通也御當訓侍月令篇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皆御內則篇冢子御食鄭注並曰御侍也宦
字鄭訓仕若與御連文則不當訓仕宦也御也皆以
卑幼事尊長之名國語越語與范蠡入宦於吳韋注

曰宦爲臣隸也卽此文宦字之義國策齊策令長子
御高注曰御侍也卽此文御字之義
席閒函丈注文或爲杖

按段杖爲丈愚所謂文增者也說詳余所著第一樓
叢書九之五此自當以丈字爲正正義引文王世子
遠近閒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
是一丈故鄭云容丈其說甚明可無異議矣王肅好
與鄭異據作杖之本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使容
杖也夫手容必恭古人用杖指畫出何經典且五十
杖於家未及五十不得用杖又將何所指畫乎

斂髮毋髡注髡或爲肆

按周禮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鄭康成注肆
讀爲髡羊髡者所謂豚解也大司徒羞其肆大宗伯
以肆獻裸享先王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鄭注並
以肆解釋之釋文或音託歷反或音他歷反皆卽髡
字也據說文髡髡同字而儀禮聘禮記注云古文肆
爲肆是古文肆肆通用然則髡之或爲肆猶肆之讀
爲髡矣鄭此注云髡髮也毋垂餘如髮也然經云毋
髡不云毋如髡則從或本作肆而從釋文解作餘謂
收斂其髮不使有餘義亦得通

卷一
二
跪而遷履注遷或爲還

按此異義非相通也還當讀旋轉之旋謂旋轉其履也此并可明解履之法蓋解履置階側履頭宜外向便出時取著也乃旣爲長者所送不得不鄉長者而履則內向非外向矣故必跪而旋轉之也作遷無義似當從作還之本

共飯不澤手注澤或爲擇

按射義曰澤者所以擇土也是澤擇音近義得相通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與或爲予

按予與義通古書往往通用詩皇矣篇此維與宅漢

書郊祀志作此惟予宅干旄篇何以予之論衡率性篇作何以與之采菽篇何錫予之白虎通考黜篇作何錫與之論語顏淵篇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作君孰予足

前有士師則載虎皮注士或爲仕

按士仕古通用周禮載師士田注士讀爲仕孟子公孫丑篇有仕於此又云夫士也仕士實一字

筴爲筴注筴或爲著

按此乃文異無足深論凡若此者皆不具說
立視五雋注雋或爲樂

按樂字不見於說文其字蓋從𡗗得聲說文𡗗讀若
易瑣瑣則樂字古音亦與瑣相近矣說文有嬌字從
女雋聲讀若陞按陞與瑣並歌戈部中字從雋聲者
得讀若陞則亦得讀若瑣故通作樂也至以後世音
讀言之釋文雋惠圭反而𡗗字玉篇又音才規切則
兩字之音更近矣

不敢與世子同名注世或爲大

按公羊春秋文十三年世室屋壞昭二十五年樂世
心左穀經文世並作大桓九年左傳正義曰諸經稱
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大然則古者世

之與大字義通也

苞屨注苞或爲菲

按此亦文異也鄭本作苞苞乃草名謂以薦蒯之草
爲喪屨也從或本作菲則菲卽是草屨荀子正論篇
菲對屨楊注菲草屨也言菲又言屨與荀子同

素箴注箴或爲幕

按箴本作幟從蔑聲幕從莫聲蔑與莫一聲之轉僖
十年左傳蔑不濟矣猶言莫不濟矣成十六年蔑從
晉矣猶言莫從晉矣蔑莫相通故幟幕亦相通

眇於鬼神注眇或爲祗

按祗與眡通猶與振通及與震通也內則祗見孺子注祗或作振尙書無逸篇治民祗懼史記周公世家祗作震皆一聲之轉也玉篇耳部眡之忍切引禮記眡於鬼神亦作眡然眡眡皆後出字說文有診字其字從言當爲爾雅釋詁眡告也之本字此經亦當作診眡祗並段字耳因眡祗二字又變爲眡眡二字愈失其真矣

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是或爲氏

按是氏古通用儀禮覲禮太史是右注曰古文是爲氏周禮射人注引作太史氏右漢書地理志至元孫

氏爲莊公師古曰氏與是同後漢書李雲傳五氏來備李賢注曰是與氏古字通

布幕衛也繆幕魯也注幕或爲帟檀弓

按帟與箠通曲禮篇素葢訓覆笭玉藻篇羔帟亦訓覆笭是也箠或爲幕故幕或爲帟帟也箠也幕也皆以物覆蓋其上之名故覆笭謂之箠亦謂之幕覆棺謂之幕亦謂之帟

華而晄注說者以晄爲刮節目字或爲刮

按晄與刮一聲之轉考工記刮摩之工五注曰故書刮作抗是其例也疑此晄字亦抗之段字抗讀爲刮

故舊說以爲刮節目正義以睨睨然好說之非古義
衽每束一注云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

按此存異文非相通也疑古者棺不用小要但以皮
束之每一束輒加漆故或作漆或作髹髹漆同義史
記貨殖傳木器髹者千枚顏注曰以漆漆物謂之髹
杜蕢自外來注杜蕢或作屠蒯

按漢書古今人表楚杜敖師古注卽堵敖此杜通屠
之例說文躡從耳貴聲或作聲從畝聲此蕢通蒯之
例蒯乃俗字依說文本作蔽也

與其鄰重汪踦往注鄰或爲談

按鄰與談不得相通疑鄰字古良舜爲之闕壤爲炎
又誤加言旁耳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注陳或作陵楚人聲

按此則鄭已說之矣然愚以爲未必然也下文朝不
坐燕不與云云則工尹商陽名位甚微與陳弃疾並
追吳師則弃疾與商陽名位必相等若公子弃疾則
恭王之子而靈王之弟也豈得與微者其事乎況鄭
說此事謂卽魯昭十二年圍徐懼吳之事是役也弃
疾不在軍中正義謂弃疾不與圍徐是也然則鄭說
固無據矣據昭十二年左傳楚子狩于州來使蕩侯

潘子司馬督躡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然則
或本作陵者疑脫一尹字當作工尹商陽與陵尹奔
疾追吳師陵尹奔疾即陵尹喜一名一字周易損六
四曰損其疾使遯有喜取此義也

齊莊公襲莒于奪注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兌

按奪或為兌者亦聲近也說文支部敫彊取也周書
曰敫攘矯虔從支兌聲今書作奪此即奪兌聲近之
證至隧奪之殊乃左傳與禮記不同非禮記異文凡
若此者皆不具說

邾婁考公之喪注考或為定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孟子滕文公篇趙注曰古紀世
本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值以後世避
諱改考公為定公然則此邾婁考公之為定公或亦

避諱所改與

行并植於晉國注植或為特

按植特聲近古通用詩柏舟篇實維我特韓詩作實
維我直禮記少儀篇不特弔爾雅釋水篇士特舟釋
文並云特本作植皆其例也荀子正論篇豈特元之
耳哉呂覽分職篇豈特宮室哉楊倞高誘注並云特

猶直也亦其例也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注退或為妥

按退妥一聲之轉玉篇肉部腿他偏切本作骸古從骨妥聲今從肉退聲此退妥聲近之證文十二年左傳集解曰古名退軍為緩亦其例也

叔仲衍以告注衍或為皮

按上文叔仲皮已死矣何得又云叔仲皮以告衍或為皮義不可通皮疑反字之誤莊子秋水篇是為衍反與衍本疊韵字漢書郊祀志鄜衍注引李奇曰三輔為山阪閒為衍阪謂之衍亦一證也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注凡穆或作繆

按史記魯周公世家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蒙恬傳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秦穆公亦繆公也

百畝之分注分或為糞

王制

按孟子正作糞趙注即以糞字解之鄭此注不為糞字作解則雖存異文而不從也

以訊馘告注馘或為國

按說文虫部虻或體作蠅此即馘或為國之例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注卽或爲則論或爲倫

按詩終風篇願言則嚏羣經音義引作願言卽嚏荀

子性惡篇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楊注曰論或爲倫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注膠或作絀

按說文球從玉求聲或作璆從麥聲求麥聲同故膠

得通作絀也

月令所載今月令之異非禮記異文也故不具說

遂輿機而往注輿機或爲餘機曾子問

按詩權輿篇餘與輿爲韵廣韵九魚輿與餘皆以諸

切

然後飯腥而苴孰注苴或爲俎禮運

按苴俎同聲例得通用然儀禮既夕篇陳大遣奠之

事云俎二以成南上不結特鮮獸注云魚在羊東腊

在豕東是大遣奠有魚俎羊俎腊俎豕俎又有鮮獸

特俎則從或本作俎亦通也

故功有藝也注藝或爲倪

按藝在脂部倪在支部然宣二年左傳使鉏麇賊之

說苑立節篇作鉏彌麇從兒聲得通作彌則卽支部

字通於脂部之例也尙書堯典歸格于藝祖大傳作

歸假于禰祖藝與禰通然則藝通作倪猶彌通作麇

矣釋文云倪五計反視也似讀爲睨愚謂當讀爲端倪之倪

瘞繒宣祝嘏辭說注繒或作贈

按繒帛也然此繒字則非謂帛乃是埋幣帛之名鄭注云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幣帛上亦當有埋字蒙上句而省耳孔氏正義曰幣帛曰繒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若然則鄭何不卽從作贈之本乎愚疑經注皆有誤經文本作瘞贈鄭注本作埋牲曰瘞幣帛曰贈其繒或作贈當爲贈或作增蓋贈其本字增其段字釋文云本文又作增此卽鄭所見或作本也後

人誤會鄭注不知其蒙上而省埋字疑幣帛當曰繒不當曰贈遂改曰贈爲曰繒改贈或作增爲繒或作贈而經文之瘞贈亦改作瘞繒矣夫繒旣舉所埋之物則所瘞者亦宜舉其物經當云牲繒乃可耳何言瘞繒乎與瘞對文知其是贈非繒矣正義埋告贈神之說必是皇侃熊安生舊語因孔氏作正義時經注已誤作繒故以繒之言贈沾益之然猶賴此數語可見鄭本之舊

天子以德爲車注車或爲居

按爾雅釋草望藥居釋文曰居本作車莊子徐無鬼

篇若乘日之車釋文曰元嘉本作居是車居聲近相
亂詩何彼襍矣釋文曰釋名云古者車聲如居所以
居人也今日車音尺奢反云舍也韋昭曰古皆音尺
奢反後漢以來始有居音二說不同然觀古書車居
之混淆則車有居音亦古矣

犧尊疏布甬注甬或作幕

禮器

按甬幕一聲之轉然觀儀禮少牢饋食禮注及公食
大夫禮注並曰今文幕作甬詩絲衣箋舉鼎幕告潔
釋文亦曰幕本作甬疑此注當云甬或作幕非作幕
也此經甬字釋文作幙云本又作幕卽鄭所見或本

也

燔柴於奧注奧或作竈

按風俗通祀典篇引此經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
竈竈者老婦之祭也字正作竈卽鄭所見或本也

詔侑武方注詔侑或爲詔圉

按侑圉竝有聲詔韶並召聲故得通用釋文作詔圉
云本亦作詔圓蓋圉誤作圓又誤作圉耳圉侑異聲
不得通也

必先有事於類宮注類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類宮也字
或爲郊宮

按王制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頹宮故鄭注曰頹宮郊之學也其字之或作郊宮殆亦以此然愚以爲郊宮非卽頹宮也大戴禮盛德篇曰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也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爲宮柱名爲蒿宮也然則周文王廟有蒿宮之名襄十二年左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杜注曰周廟文王廟也是魯亦有文王廟郊宮卽蒿宮也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注曰故書郊或爲蒿郊與蒿通是魯之郊宮卽周之蒿宮矣蒿爲宮柱之說不足信蒿者高之段字蒿宮者高宮也文王之廟尊而尙

之故曰高宮也呂氏春秋仲春紀以大牢祀于高禘注曰郊與高音相近故或言高禘高禘卽郊禘則郊宮卽高宮矣周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文王之廟若頹宮則大學也與上帝何涉而必先有事乎宜從或本作郊宮讀作蒿宮訓爲文王廟庶得其實人祖也非又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謂經文本作郊宮鄭注本作郊宮郊之學也詩所謂頹宮也字或作頹宮後人多聞頹宮罕聞郊宮故正文之郊爲頹又改注文以從之而詩所謂頹宮一語遂以頹宮釋頹宮重複

而不可通矣愚按王說亦良是王制明堂位並有類宮之文釋文並曰類音判而於此經則曰類宮依注音判夫曰依注音判者經字並不音判依鄭注讀之則音判也疑陸氏所據本尚是郊宮因鄭以為卽詩所謂類宮故讀作判耳今本釋文已為後人所改非其舊也

故禮有擯詔注詔或為紹

按猶上文詔或為韶也樂記篇注曰韶之言紹也詔通韶故亦通紹矣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注二或為

二郊特牲

按此非字誤乃異義也言二代者二王之後三三代者三恪也正義具矣

諸侯不臣寓公注寓或為託

按寓不與託通蓋義相近耳孟子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託寄也寓亦寄也

鄉人禘注禘或為獻或為儺

按禘與獻儺不得相通存異文耳若獻之與儺則聲固相近下文汁獻況于醴酒注曰獻當讀為莎獻可讀莎故得通儺矣儺正字獻段字

唯社且乘其粢盛注乘或爲鄰

按乘在蒸登部鄰在眞臻部非同部段借字乘或爲鄰者此鄰字乃甸之段字也鄭注曰且十六井也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是且乘亦可謂之且甸甸與鄰皆眞臻部字例得通用且鄰即且甸也與且乘文異而義同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注社或爲省

按此乃異文非相通也明堂位曰春社秋省注曰古讀爲獮獮秋田名也據彼上下文夏禘秋嘗冬蒸及大蜡皆祭名疑秋省亦祭名非謂秋田也殆古者春

祭社謂之社秋祭禘謂之省與此經乃季春事應言社爲是或作省者疑春社秋省古人恆言對文別而散文通矣玉藻曰唯君有黼裘以誓省

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注庫或爲廡

按古天子諸侯之庫門蓋以庫所在而得名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廡庫爲次廡與庫並言當必相近故庫門亦稱廡門也

壹與之齊注齊或爲醮

按齊醮一聲之轉齊之與醮猶蟻之與螻蟻螻雙聲齊醮亦雙聲

夫也者夫也注夫或為傅

按傅從專聲專從甫聲與夫聲近說文篤從甫聲或作匡則從夫聲夔從夫聲或作輔則從甫聲以至匍匐之通作扶服榑桑之通作扶桑並其例也詩倬彼甫田箋云甫之言丈夫也甫得訓夫故夫得訓傅血腥爛祭注爛或為臈

按爾雅釋畜驪馬黃脊駟釋文曰本亦作驪爛之為臈猶駟之為驪矣儀禮有司徹篇疏引此注作爛或為燁燁與臈亦聲近爾雅釋魚鰓鰓埤雅引孫炎正義曰鰓尋也以尋訓鰓從其聲也爛通臈故亦通燁

故既奠注奠或為薦

按廣雅釋言奠薦也奠之與薦聲近而義通

祊之為言倥也注倥或為諒

按錢氏大昕說倥即亮之古字經典亮字多與諒通

書說命篇王宅憂亮陰詩柏舟篇不亮人只釋文並

曰亮本作諒

富也者福也注或曰福也者備也

按並以聲訓

首也者直也注直或為植也

按玉藻篇君羔幣虎植注曰植讀如直道而行之直

植讀如直故直或為植矣曰蘇黃咬直豈而之
明水況齊貴新也注況齊或為汎齊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釋文云汎本又作泛同則此汎
齊即周禮酒正之泛齊乃五齊之一也鄭彼注云自
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然則泛齊乃五齊中之尤濁者
何得與明水並言鄭彼注又云益以下差清疏引司
尊彝益齊況酌鄭注況清也謂以清酒泝之據此知
泛醴二齊用縮酌益緹沈三齊用況酌鄭此注云五
齊濁泝之使清則是況酌而非縮酌雖云五齊乃大
判言之耳其實謂益以下三齊也或作汎齊非鄭義

不可從

濡魚卵醬實蓼注卵讀為鯤或作攔也

按關從卅聲據唐張參五經文字云卅說文以為古
卵字唐元度九經字樣云說文作卅隸變作卵然則
關本從卵聲故攔得通作卵也說文糸部縮從系官
聲讀若雞卵官聲而讀若卵亦關與卵聲近之證
麋膚魚醢注膚或為胖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鄭注膚切肉也周禮腊人注曰
胖之言片也析肉意也則胖膚文異義同
麋鹿田豕麋皆有軒注軒或為胖

按軒從干聲胖從半聲此以聲近段用鄭注云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以藿葉切之義推之則從或本作胖亦可仍取析肉意也

鵠鵠胖注鵠或為鵠也

按鵠與鵠同部字例得相通然下文自有鵠與若此又作鵠則複矣疑本作鵠或為鵠鄭注大射儀云鵠鳥名引淮南子云鵠鵠知來廣韻二十五寒古寒切有鵠字云鵠鵠鳥名知未來事鵠字或作雒雒古沃切鵠雒即鵠鵠也此文本作鵠鵠胖或作鵠鵠胖鵠鵠雙聲字本是一鳥可謂之鵠亦可謂之鵠文異而

實同也涉下文鵠與而誤作鵠鵠與鵠則非一鳥音雖近而義迥別矣

兔為宛脾注宛或作鬱

按宛與鬱雙聲文選舞賦云或有宛足鬱怒是宛與鬱義亦相近

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注醢或為醢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據周禮醢人鄭注曰齊菹醬皆須醢成味則此經自以作醢為是若醢則醢人注所云必先脯乾其肉乃後莖之襍以梁麩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甌中百日則成是醢本以乾肉為之此欲濡

肉乃反煎以乾肉所為之醢非其理也

舉樵其臂注舉或為巨

按爾雅釋木椹柜柳釋文曰柜郭音舉柜從巨聲而有舉音故此舉字或為巨也

拂髦注或為繆髦也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拂髦謂振去塵繆髦或謂纏束之與廣雅釋詁繆纏也

祗見孺子注祗敬也或作振

按尚書皋陶謨篇曰嚴祗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祗作振無逸篇治民祗懼魯周公世家祗作震並其例也

奔則為妾注奔或為銜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越絕書載大夫石賈之言曰銜女不貞銜士不信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曰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則從或本作銜義自可通至釋文出為銜云古縣字未詳其說又云本又作御御銜形似容或致誤上文云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又記見子之禮於妻則曰妻遂適寢注曰復夫之燕寢於妾則曰遂入御於妾言御於妻曰適寢而不言御可知御之義專屬於妾此文作御則為妾義亦通也正義謂妻適夫寢未即進御夫入與妻食

乃後進御轉失之矣
受一爵而色酒如也注酒或為察

按酒從酉聲本與察聲絕遠然酒又入卦韻音所賣切故得與察相混此等處皆古音之轉入今音者也
緇布冠續綏注續或作繪綏或作蕤

按文選景福殿賦注引尚書鄭注曰續讀曰繪凡畫者為繪據說文續訓織餘此義經典罕用皆借為繪字或作之本乃其本字也綏作蕤則是假字爾雅曰綏繼也漢書律歷志曰蕤繼也蓋亦聲近而義通矣
縫齊倍要注縫或為逢或為豐

按縫或為逢省偏旁耳愚所謂文省者也縫或作豐則聲近假用淮南子天文篇五穀豐昌史記天官書作逢昌豐與逢通故亦與縫通矣

士祿衣注祿或作稅

按祿從豕聲說文曰豕豕走稅也廣雅釋言豕稅也豕與稅聲相近故祿得通作稅詩緜篇混夷駮矣廣韻引作昆夷瘞矣亦其證也

膳於君有葷桃茆注葷或作焄

按葷從軍聲焄從君聲呂氏春秋明理篇其日有葷珥高誘注云暈讀如君國子民之君說文車部輶從

車君聲讀若幫又讀若禪文元年左傳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頹史記楚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憚此皆君軍聲近之證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注欲或爲數

按欲數聲近而誤以義言之轉似作數爲長

端行頤雷如矢注頤或爲霆也

按臣在之部自在脂部非同部相通字說文無霆字玉篇雨部霆豬惟切隱也雷也施之於此亦殊無義愚疑此乃字誤也玉篇頁部有頤字都雷切或作追毋追冠名是毋追之追古有作頤者以冠必加於人

首故從頁也頤與頤字形相似頤誤作頤因改爲追又涉下雷字從雨遂并追字亦從雨而其字遂爲霆矣釋文云霆音夷則竟以霆字讀之也又曰徐音追則徐仙民尙知其爲追字由追溯頤由頤溯頤其轉展致誤之由可推尋而得矣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注鸞或爲樂也

明堂位

按鸞樂聲近通用山海經西山經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鱗魚其音如鸞鷄注鸞或作樂考工記鳧氏兩樂謂之銑釋文曰樂本作鸞

有虞氏服韍注韍或作黻

按鞞卽市字鞞也黻則黑青相次之文也而經典多通用桓二年左傳袞冕黻珽注曰黻韋鞞以蔽膝也正義曰經傳作黻或作鞞或作鞞音義同也以其用絲故字亦或有爲紱者文選江文通襍體詩雲裝信解黻注云黻與紱通又楊荊州誄亦朱其紱注引詩傳諸侯赤黻與紱古今字同此皆段黻爲鞞之證也

是故天下資禮樂焉注資或爲飲

按飲字無義疑資字之誤資或爲資同聲假借也玉篇食部資下有飭字云同上是資字或作飭因誤爲

飲矣

雖異國之君免也注免或爲弔

按此存異文非相通也然上文云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則此云雖異國之君免也其爲異國之君弔而主人免不待言矣不必有弔字下云親者皆免則承君弔及異國君弔而言之見主人免而親者皆免也若從或本作雖異國之君弔也親者皆免則文轉不備似乎本國君弔親者不免異國君弔主人不免矣或本不可從也

殊徽號注徽或作禕

大傳

按爾雅釋器婦人之幃謂之縞釋文曰幃本作禕又作徽

游於說注說或為申

按廣韻十七辭說失夔切十七真申失人切說與失雙聲申與失亦雙聲故說得轉而為申

言語之美注美皆當為儀字之誤也

少儀

按美與儀不相似乃義字之誤美與義上半並從羊故形近而誤緇衣篇章義擅惡今本義誤作善美之誤為義猶義之誤為善也據說文美篆說解曰美與善同義善篆說解曰此與義美同意蓋美善義三字

雖不同而從羊之意則同周禮大司徒注儀禮士喪禮注並曰美善也詩文王篇宣昭義問毛傳曰義善也則三字之聲雖遠而義則相近矣此經言語之美當作言語之義周禮肆師注曰古者書儀但為義然則言語之義即是言語之儀矣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注雖或為唯

按雖從唯聲故古書往往通用詳見王氏引之經傳

釋詞

加夫禕與劔焉注夫或為煩皆發聲

按釋文夫音扶玉篇頁部煩扶園切扶煩雙聲故得

通也

酢爵注酢或為作

按酬酢字本常作醋而經傳多作酢又或以昨為之周禮司几筵昨席亦如之司尊彝諸臣之所昨也注並云昨讀為酢此經又以作為之皆以聲近而通淮南子天文篇太歲在酉歲名曰作鄂注曰作讀昨然則以作為酢猶以昨為酢也

僕爵注古文禮僕作遵僕或為馴

按儀禮鄉飲酒禮遵者降席注曰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

因以為名今文遵為僕是遵正字僕段字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選此即遵與僕通之例也僕或為馴者說文云馴馬順也廣雅釋詁云異順也僕從異聲亦得有順義則與馴義亦可通今本誤作馴失其義矣當據孔疏訂正

不學博依注依或為衣

學記

按說文曰衣依也是其義通故得通用書顧命篇設黼展漢石經作黼衣明堂位作斧依即其例也

不學雜服注雜或為雅

按此字形之誤非相通也

呻其佔畢注呻或為慕

按此乃異文非相通也說文心部慕習也若從或本作慕則當訓習

多其訊注訊或為訾

按亦異文非相通也訾或作訛疑亦形近而誤待其從容注從或為松

按因此從字師讀為春故或即以松為之從其聲也古之學者比物醜類注醜或為計

按段氏玉裁謂計當作討古音討與醜同

故明王以相沿也注沿或作緣

樂記

按定四年左傳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注曰沿緣也

大章章之也注或作大卷

按此據周禮改耳

寬裕肉好注肉或為潤

按肉好乃疊韻字或作潤非也聘義篇溫潤而澤注曰潤或為濡疑此潤字乃濡字之誤濡在侯部肉在尤部兩部尚相近也

優襍子女注優或為優

按依說文優當作優隸變作優憂聲與優聲本同部也故優通作優隸遂作優矣

然後聖人作為鞀鼓檠柷塤箎注塤箎或為篥虞

按明堂位夏后氏之龍篥虞注曰篥虞所以縣鍾磬也橫曰篥植曰虞然則篥虞乃樂縣而非樂器不得與鞀鼓柷檠並言而承之曰此六者德音之音也且下文曰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則此時未有鍾磬安有篥虞殆因聲近而誤義不可從

則思畜聚之臣注聚或為最

按最乃取字之誤說文一部取積也從一從取取亦聲徐錯曰古人以聚物之聚為取上必有覆冒之也才句切从部聚亦音才句切蓋二字並從取聲其音

相同故古得通用最音祖外切則與聚聲遠而不得相通矣

鼓聲之聲謹注謹或為歡

按或本借歡為謹也坊記其惟不言言乃謹則借謹為歡古字通用

謹以立動注動或為勳

按此乃異文非相通也易艮九三利薰心釋文云薰荀作動正與此一例蓋漢人書勳字多作勳北海相景君銘竹帛敘其勳孔宙碑帝賴其勳其上半皆作勳故易與動混也

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注薊或爲續

按薊字俗作薊見玉篇薊字左旁作角或轉從角聲因得與續相混矣

封帝堯之後於祝注祝或爲鑄

按鑄從壽聲得與祝通者釋文遇祝字每存之六之又兩音又或音周救反故得與壽聲字通也隱四年左氏春秋衛州吁穀梁作衛祝吁桓五年城祝邱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作州邱之役祝之爲鑄猶祝之爲州也

肆直而慈愛注愛或爲哀

按愛與哀聲近義通釋名釋言語曰哀愛也呂氏春秋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高注曰哀愛也

至於廟門不毀牆遂入注毀或爲徹禘記

按小爾雅廣言毀壞也廣雅釋詁徹壞也音雖不近而義則相通

載以輜車注輜或作樽

按輜從耑聲樽從專聲兩聲相近史記屈原賈誼傳何足控搏索隱云本作控揣文選長笛賦冬雪揣封乎其枝注曰揣與團古字通漢書多以顛爲專師古注每日顛與專同釋名釋宮室曰圖以草作之團團

然也一切經音義引聲類曰劓作剗同並其例也
凡計於其君注計或皆作赴赴至也

按儀禮聘禮赴者未至注曰今文赴作計左氏春秋
序赴告策書正義曰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蓋古
字止作赴計乃後出字

待猶君也注待或爲侍

按儀禮士昏禮媵侍于戶外注今文侍作待荀子正
論篇執薦者百人侍西房注侍或爲待莊子田子方
篇孔子便而待之漁父篇竊待于下風釋文並曰待
本作侍

元冕一注元冕或爲元冠或爲元端

按玉藻元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注曰端當爲冕是
元冕元端易致舛錯周禮司服云卿大夫之服自元
冕以下是元冕爲卿大夫之上服子羔未聞爲大夫
何得元冕疑作元端爲是元端者元冠端衣故亦或
作元冠也

客使自下由路西注使或爲史

按漢書霍光傳使樂成注使字或作史杜延年傳史
樂成注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
小家子則又似姓使功臣侯表迺云使樂成三者不

同尋史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表遂誤爲便耳
四十者待盈坎注坎或爲壙

按一切經音義引埤倉云埆亦坑也晉書音義云埆
與坎同廣雅釋水云飲坎也周易釋文云坎京劉本
作飲埆飲並卽坎字坎坑一聲之轉故義得相通坎
之爲壙猶坎之爲坑矣

婦人非三年之喪不踰封而弔注踰封或爲越疆

按詩將仲子傳踰越也僖三十年左傳既東封鄭襄
三十年田有封洫杜注並曰封疆也

寢東首於北牖下注或爲墉下

喪大記

按士喪禮下篇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賈疏云

墉謂之牆喪大記謂之北牖下然則此經本作牖不
作墉或本乃據儀禮改禮記耳

食於簋者盥注簋或作簠

按說文簠從食算聲或作饌從巽聲簠之爲簠猶簋
之爲饌

紵五幅無統注統或爲黠

按周易坎六三險且枕釋文曰枕九家作玷統之通
作黠猶枕之通作玷楚辭九辨篇或黠黠而污之黠
黠雙聲則統黠亦雙聲

士與其執事則斂注執或爲執

按斂字玉篇廣韵均不載惟五經文字人部有斂字云與執同見禮記注

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注裁猶制也字或爲材

按國語晉語官師之所材也注材古裁字又魯語夫苦匏不材於人注材讀若裁荀子解蔽篇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注曰材或爲裁

既祥黝聖注黝聖或爲要期

按黝與要一聲之轉或緣此致誤期字未詳

禫而內無哭者注禫或皆作道

按士喪禮中月而禫注云古文禫或爲導說文木部

椋字谷部丙字並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

君弔見尸柩而後踊注踊或爲哭或爲浴

按踊哭乃文之異非相通也浴與踊一聲之轉廣韵

二腫踊余隴切三燭浴余蜀切踊與余雙聲浴與余

亦雙聲故踊得轉而爲浴

實于綠中注綠或爲簍

按釋名釋采帛曰綠瀏也荆泉之水於上視之瀏然綠色此似之也綠聲轉而爲瀏故得與簍混矣

大夫殯以幛注幛或作錡或作焯

按周禮司几筵每敦一几注曰敦讀曰燾幃之或為
罇或為焯猶敦之讀為燾矣

加偽荒注偽或作于聲之誤也

按古于為二字通用儀禮士冠禮宜之于假注曰于
猶為也又聘禮記賄在聘于賄注曰于讀曰為于得

讀為故偽或作于矣

君葬用輶四綽注綽或為率

按說文無綽字玉篇糸部紉甫勿切引棺索也車索

也亂麻也紉同上縲同上是綽為紉之或體其正字

當作紉也亦或作綽檀弓篇注棺以綽繞正義曰綽

即紉也釋名釋喪制曰從前引之曰紉縣下墻曰綽

雖分二事其實通耳此作率者即綽之省

凡封用綽注封周禮作窆窆下棺也此封或皆作斂檀

弓曰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謂此斂也然則棺之

入坎為斂與斂尸相似記時同之耳

按鄭說詳矣窆之為斂蓋亦聲之誤窆斂古音均在

侵鹽部也

大夫士以咸注咸或作械

按周禮冢人注大夫以咸釋文云本又作減古義存

平聲無定字也

卿大夫序從注序或為豫

按序豫古字通儀禮鄉射禮豫則鉤楹內注曰今言豫者謂州學也周禮作序今文豫為序王制篇注西序小學正義曰序則豫也

燔祭祭腥而退注燔祭祭腥或為合祭腥泄臍熟也

按泄疑血字之誤血讀為血郊特性血腥燔祭注燔或為臍此經或作臍正與彼同彼言血腥臍祭此言合祭腥血臍熟其義一也臍下沾熟字者按正義云若其小祀則煮肉令熟故郊特性云一獻熟是燔與熟又別也然燔熟雖有別而古人之文往往廣博言

之則臍熟連文仍止一義耳

為昭明焄蒿悽愴注蒿或為蕪

按鄭注云氣蒸出貌則蒿蕪均非本字以蒿字解則當讀為歔說文歔歔氣出貌以蕪字解則當讀為輿說文輿火飛也蕪字從蕪本從輿省聲故得通作輿耳又按說文火部燠燠二字相連燠訓火飛燠訓火熟二字聲義俱相近或蒿即燠之良字蕪即燠之良字與

心恍而奉之以禮注恍或為述

祭統

古文述習中說

按恍述並從朮聲故得通用然或本作述當為術之

良字古書術述多通用詩日月篇報我不述釋文云
述本亦作術士喪禮不述命注曰古文述皆作術並
其證也心述卽心術樂記曰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
術形焉又曰淫樂慝禮不接心術心術二字屢見本
經此作心述乃良借字上文云夫祭者非物自外至
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自中出生於心卽所謂心術
也本乎心術而又奉之以禮卽祭之義也故曰心術
而奉之以禮鄭木作心恍然上文但言生於心並無
恍惕之意不如從或作心述讀爲心術於義較長
是故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其齊盛注齊或爲粢

按齊盛字本當作齋通作粢粢與饑同爲養之或體
稻餅也齋則稷也玉篇血部齋子犁切黍稷在器也
此得其本字禾部齋子犁切黍稷在器曰齋亦作粢
則誤合齋齋爲一又誤合饑齋爲一蓋由經傳之相
亂久矣

士執芻注芻或爲糶

按說文艸部芻刈艸也牛部糶以芻莖養牛也是糶
豢字本當從牛作糶而經傳皆以芻爲之芻行而糶
幾廢矣此或本乃本字也

百官進徹之注進徹或俱爲餽

按百官餽餽之文不可通疑當作百官進餽之進字
聲誤而為餽耳

故衡誠縣注誠猶審也或作成

經解

按詩我行其野篇成不以富論語顏淵篇引作誠不
以富

貴不嫌於上注嫌恨不滿之貌也嫌或為嫌

坊記

按說文心部嫌疑也女部嫌不平於心也一曰疑也
是嫌疑字當作嫌嫌恨字當作嫌而經典多亂之故
許書於嫌篆下亦沾入一曰疑也四字非許君原本
也此經嫌字鄭訓嫌恨則字當作嫌或本轉得其本

八字矣

大斂於阼注阼或為堂

按此異文非通假也據士喪禮古人大斂先奉尸俛
于堂幃用夷衾又設斂席於東堂下乃於西階上掘
坎埋棺名之曰殯乃從戶外夷牀上遷尸於斂上又
從阼階斂上遷尸向西階斂於棺中其次弟如此然
則云大斂於堂者指在夷牀上而言云大斂於阼者
指在斂席上而言
中庸
國有道不變塞焉注塞或為色
按當為聲近之誤然鄭訓塞為實義似未安從或本

樓七
作色亦有理蓋國有道則危言危行雖顏色之細不可而變易也國無道則危行言孫矣然大節所在則仍以死守之故曰國有道不變色焉國無道至死不
不變大戴禮堂音洪音爽林通而音云大戴禮制音
故裁者培之注裁或爲茲制煥然計中其大戴禮此
按裁從才聲與茲聲相近說文肅從鼎才聲俗作鏗
從金茲聲卽其例也煥然東漢不似西
踐其位注踐或爲纘山賦士更纘古人
大按詩崧高篇王纘之事釋文引韓詩作王踐之事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注敏或爲謀

按敏從每聲謀從某聲古音相近說文謀篆有兩古文一從口母聲一從言母聲謀得從母聲故得與敏通又心部慄從心某聲讀若侮亦其例也
久則徵注徵或爲徹

按徵徹一聲之轉玉篇水部澈水澄也澄與澈同徹之爲徵猶澈之爲徵矣
雖善無徵注徵或爲證
按徵證聲近玉篇澈清也澄同上澈澄同字卽可知
徵證同聲矣易損象傳君子以懲忿窒欲蜀才作澄
徵之爲證猶懲之爲澄尙書允征篇校傳曰徵證也

是其義本通也

無不覆疇注疇或作燾

按襄二十九年左傳如天之無不疇也史記吳太伯世家作如天之無不燾也說文疇燾為二字廣韵三十七号曰燾覆也疇上同則直以為一字由古書多通耳

肫肫其仁注肫肫或為純純

按儀禮士昏禮腊一肫注肫或作純少牢饋食禮作作腊一純是純與肫通

安肆日偷注肆或為褻

表記

按肆褻並脂微部中字故得通用藝從執聲廣韵十三祭云執周禮音世執有世音故褻得通作肆也文而靜注靜或為情

按廣雅釋詁情靜也白虎通情性篇情者靜也是情靜聲近義通周書官人篇情忠而寬大戴禮情作靜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注入或為人按此以形似而誤若從作人之本則當讀言字絕句大言句人則望大利小言句人則望小利以望利屬人於義殊勝

終事而退注事或為身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所謂終身者非必終其身之謂
 古人入仕自有年限曲禮曰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
 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內則曰四
 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七十致事是古人之仕大約
 自四十至七十凡三十年過此以往八十九十曰耄
 非復可仕之年矣所謂終身者殆以七十為度乎終
 身而退承上得志不得志而言上云得志則慎慮而
 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人臣若此必能善全終始以
 功名終矣齒屆縣車以禮引退此後餘年優游家食
 人臣之道以斯為美故曰終身而退臣之厚也若作

終事而退則專承不得志而言雖不得志而於此事
 幸告無罪則亦何必悻悻而去哉或本作終身義自
 可從但世人不解終身之義疑必死而後謂之終於
 是不得其旨矣
 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注接或為交曰義本
 按交接義通
 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注莊士亦謂士之齊莊
 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緇衣
 按經文本作毋以嬖御士疾莊士注文今為大夫卿
 士當作或為大夫卿士蓋鄭所據本作莊士而別本

有作大夫卿士者故記其異如此乃注中大夫卿士四字傳寫誤入正文又改注文或為作今為正義曲為之說非也辨見羣經平議

口費而煩注費或為疇或為悖

按弗聲與孛聲相近昭三十年左傳正義曰紼禮或作紼昭十七年穀梁傳有星弗于大辰釋文曰弗本作孛荀子非十二子篇佛然平世之俗起焉注曰佛讀為勃並其證也
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注見或為敗邑或為予按見誤作貝因誤為敗予邑雙聲猶於邑雙聲也故

以聲近而混若依天字敗字予字解之子猶與也伊尹先嘗就桀所謂西與夏也乃就桀而無所成是天敗之也故曰惟尹躬天敗於西予夏下文云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言改就湯而有成也郢書燕說黨或然與

精知略而行之注精或為清

按清精義通春秋繁露通國身篇氣之清者為精私惠不歸德注歸或為懷

按懷與歸義通詩匪風篇懷之好音皇矣篇予懷明德毛傳並曰懷歸也泮水篇懷我好音鄭箋云懷歸

也孔安國注論語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傳並有此
文文選上林賦汨瀝漂疾悠遠長懷寂寥無聲肆乎
永歸郭璞注曰懷亦歸變文是歸與懷通之證
事純而祭祀注純或為煩

按涉下文事煩則亂而誤至此純字鄭注猶皆也義
殊未安愚謂純當讀為訕爾雅釋訓訕訕亂也事訕
猶事亂也與事煩義相貫亦通作頓廣雅釋詁頓亂
也從王氏本疑或本正作頓亦未可知

不敢入處室注入處室或為入宮問喪
按爾雅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宮室一也

故匍匐而哭之注或作扶服

按詩采芣篇匍匐救之檀弓引作扶服生民篇誕實
匍匐釋文曰本亦作扶服昭二十一年左傳扶伏而
擊之釋文曰本或作匍匐史記蘇秦傳又作蒲服淮
陰侯傳又作蒲伏

哭泣無數注數或為時

按義得俱通

齊衰貌若臬注臬或為似

問傳

按臬似聲相近若就似字讀之下文云大功貌若止
疑上文斬衰貌若苴苴字止作且涉上文斬衰何以

服苴誤加草耳且讀為沮詩巧言傳沮止也似者已之假字似通作以以通作已古書此類不可勝舉已亦止也斬衰貌若沮齊衰貌若已大功貌若止若沮若已若止皆以一字形況之其義則均之為止也言有淺深而意則一古人修辭之法往往有此愚著羣經平議以似為臬之段而讀下句止字作芋使歸一律今為此說頗異前義姑並存之

禫而織注織或作縵

按禫記篇注朝服縵冠釋文音息廉反曰黑經白緯曰縵此經織字鄭注黑經白緯曰織釋文亦音息廉

反是織縵音義並同據說文織縵皆無黑經白緯之義未知誰為本字玉篇織細也縵縵也縫縵也黑經曰緯也黑經白緯之義屬之縵下則縵正字而織段字矣廣韻二十侵七林切有縵字引詩貝冑朱縵二十四鹽息廉切有縵字曰黑經白緯朱縵之縵與說文訓縵之義合今說文訓絳縵即因朱縵之說而沾絳字此其本義也黑經白緯之義乃其別一義也縵字本當讀七林切因經傳黑經白緯之縵多段用織字遂讀從其音而為息廉切陸氏釋文於朱縵亦音息廉切殆未審乎

續衽鉤邊注續或為裕

深衣

按續與裕古音同在尤幽部裕從谷聲古音如俗故得與續通

要縫半下注要或為優

按詩七月篇四月秀萋夏小正四月言秀幽幽即萋也要之通優猶萋之通幽並一聲之轉反詘之及肘注肘或為腕

按如正義所說袂長二尺一寸半加衣幅之畔一尺一寸則為三尺二寸半除從肩至手二尺四寸僅餘八寸半安得反詘之及肘乎從或本作腕於義較合

以直其政注政或為正

按改正通用不煩申說

毋踰言注踰或為遙

按漢書趙充國傳兵難踰度鄭氏注云踰遙也三輔言也周禮內司服揄狄注曰揄狄畫搖者釋文揄狄音搖踰之為遙猶揄之為搖

若是者浮注浮或作匏或作符

按說文桴或作枹史記扁鵲倉公傳索隱曰桴字或作胞蓋孚聲與包聲相近桴鼓即枹鼓桴人即庖人並其例也淮南說山篇百人抗浮注浮瓠也則即讀

浮為匏此段匏為浮亦猶是矣孚聲與付聲亦相近
 尚書高宗彤日篇天既孚命正厥德漢石經孚作付
 是其證也稭從孚聲或作糝從付聲乘桴之桴依說
 文當作泝史記律書言萬物剖符甲而出也索隱曰
 符甲猶孚甲也浮之為符猶符之為孚矣
 不祈多積注積或為貨備行

按依貨字讀之則當讀為賄玉篇賄呼罪切貨呼臥
 切賄與呼雙聲貨與呼亦雙聲故貨得轉為賄昭六
 年左傳賄賂並行漢書刑法志作貨賂並行昭十六
 年傳爾有利市寶賄釋文云賄或作貨並其證也不

祈多賄多文以為富此二句乃用韻之文古韻賄與
 富並在之哈部也上二句不祈土地立義以為土地
 兩地字自為韻又上二句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為寶
 玉與寶古韻並在尤幽部然則此文從或作貨而讀
 為賄方得其韻若作積則入支佳部於韻不協矣
 不斷其威注斷或為繼

按鄭訓不斷其威為常可畏也其義殊淺或本作繼
 謂威一發而不必有繼也下句云不習其謀繼接續
 也習重襲也不繼不習語意一例此兩句正見其計
 不反顧議不旋踵之意

竟信其志注信或爲身

按周禮大宗伯執信圭注曰信當爲身聲之誤也此文信爲伸之段字而身亦有伸義釋名釋形體曰身伸也作信作身均當讀爲伸

不充詘於富貴注充或爲統

按此愚所謂文增者

不閔有司注閔或爲文

按此愚所謂文省者

致知在格物注致或爲至 大學

按禮器篇有放而不致也釋文致本作至莊子外物

篇而塾之致黃泉釋文致本作至

恂慄也注恂字或作峻

按文十五年公羊傳笱將而來也釋文曰笱音峻笱

恂並從旬聲笱有峻音故恂得通作峻

顧諟天之明命注諟或爲題

按鄭注訓諟爲正周易未濟有孚失是虞注是正也

蓋是字從正故有正義作諟作題並卽是字耳

有所忿懣注懣或作憤或作憲

按詩狼跋篇載憲其尾說文足部引作載躓其尾懣通作憤猶憲通作躓矣或作憲則文之省也

一人貪戾注戾或爲吝

按玉篇戾力計切吝力進切戾與力雙聲吝與力亦雙聲故吝得轉爲戾戾者吝之段字鄭訓利非也此謂一言僨事注僨或爲奔

按說文夭部奔從夭賁省聲故奔與賁通詩鶉之奔奔禮記表記引作鶉之賁賁是也周易賁卦釋文王肅音扶文反即與奔聲相近僨亦從賁聲故或爲奔矣

上恤孤而民不倍注倍或作倍

接明堂位篇注負之言倍也釋文曰倍本作背是倍

即背字釋名釋形體曰背倍也在後稱也是背倍義通故倍通作背孟子滕文公篇師死而遂倍之音義引丁音曰倍義當作倍古字借用耳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注矩或作巨

按說文規矩字本作巨或作渠無矩字釋文出拒之曰音矩本亦作矩又出爲巨曰音拒本亦作矩是陸氏所據本經文作絜拒之道注作拒或爲巨蓋段拒爲規巨字而或本則其本字也自矩字行而改經文作矩非鄭本亦非陸所見之本矣

人之彥聖注彥或作盤

按彥與盤同部字士冠禮記注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廣韻彥魚變切弁皮變切然則彥之通作盤猶弁之通作盤矣

一人揚觶注一人或為二人鄉飲酒義

按鄉飲酒禮一人洗升舉觶于賓則以作一人為是其下云使二人舉觶于賓介則在立司正後矣愁之以時察注察或為殺

按昭元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蔡蔡之為殺猶蔡之為蔡也則燕則譽注譽或為與射義

按尚書伯與漢書古今人表作柏譽

出延射曰注延或為誓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據正義孔子使子路為司射儀禮大射儀云司射西面誓之注誓猶告也然則作誓正與禮合

序點注或為徐點

按序從予聲徐從余聲序之通作徐猶予之通作余說文心部引周書有疾不念今書作不豫又尚書敘字史記皆作序序之通作徐猶序之通作敘

幼壯孝弟注壯或為將

樓七
按詩北山篇鮮我方將傳曰將壯也是將壯聲近而義通

旄期稱道不亂者注旄期或爲旄勤

按期勤一聲之轉廣韻七之期渠之切二十一欣勤
巨斤切而之韻渠之切有斬字欣韻巨斤切亦有斬
字斬之一字與期同音又與勤同音此卽期勤通借
之例

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注發或爲射

按文異義同

以祈爾爵注爾或爲有

按此文之異也若從或本作有則當爲語詞有的的
也有爵爵也

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注勝克敵也或爲陳聘義

按此異文非相通也據與禮義爲對文則從或本作

戰陳爲長

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者何也注璿石似玉或作玟也
按說文無璿字卽珉字也昏字或從民聲作昏故珉
字從民亦從昏也段氏玉裁必以昏篆下一曰民聲
爲淺人所增殊夫之泥民聲與文聲相近尙書禹貢
岷嶓旣藝岷山之陽史記夏本紀岷皆作汶爾雅簡

茶中釋文曰簡或作箴說文巛從民聲俗作蚊從文聲並其例也故珉亦作玟矣

溫潤而澤注潤或為濡

按廣雅釋詁潤與濡並訓漬文異而義同

孚尹旁達注孚或作笈或為扶

按說文無笈字廣韻十虞芳無切有怱笈二字並訓悅疑笈即怱之或體也孚得通作笈者猶投壺篇浮之或為符也其或為扶者水經淮水篇注曰浮光山亦曰扶光山孚為扶猶浮為扶矣

禿者不髮注髮或為免

喪服四制

按免以男子言髮以婦人言則以作免為長

高宗諒闇三年注諒古作梁楦謂之梁闇讀如鶉鷓之

鶉闇謂廬也

按尚書大傳殷傳云高宗梁闇三年不言鄭讀諒為

梁伏生舊義也讀闇為鶉則擬其聲非從其義鄭注

大傳亦云闇讀如鶉

豆實者案籒人職有栗脯則脯

是籒實故云脯非豆實也知豆當為羞者案籒人職云

凡祭祀其饗羞之實鄭云未飲未食曰薦已飲已

食曰羞羞薦相對下既言薦脯明上當言羞脯也

按賈疏籒人職曰云未食未飲曰薦者賈疏踐籒

樓二
獻時未獻前所薦籩豆朝事饋食之籩是也云既食
既飲曰羞者謂尸食後酌尸訖所進羞即加籩之實
是也賈疏於薦羞二字分晰甚明乃於此經則有不
可通者何也菱芡栗脯止是加籩之實而朝事之籩
其實麩蕡白黑形鹽臠鮑魚鱠饋食之籩其實棗栗
桃乾榛榛實無所謂脯也然則羞有脯而薦無脯矣
此經何以言羞脯薦脯乎余疑豆字不誤蓋腊人掌
乾肉者也據醢人所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有三麯
一醢饋食之豆加豆之實各有四醢鄭注云作醢及
麯者必先膊乾其肉乃後莖之襍以梁麴及鹽漬以

美酒塗置甕中百日則成矣然則作麯作醢正須乾

肉腊人所供之豆脯乃加豆之實所以作兔醢醢醢

者也加豆之實尚有鴈醢魚醢鴈魚其所共之薦脯

乃朝事之豆所以作醢醢麋麋麋鹿麋麋者也饋食

亦有羸醢麋醢蜍醢魚醢蓋腊人掌其乾肉以供此二

豆之需於加豆曰豆於朝事之豆曰薦互文見義下

言薦則知上是羞矣上言豆則知下亦是豆矣亦猶

糗餌粉飧互相足也鄭云脯非豆實似未達脯字之

義蓋此脯為腊人所掌乃乾肉也非乾果也何得據

栗脯在籩而云脯非豆實乎凡鄭注言聲誤字誤甚

語故駁正之其泛言某當為某者不備舉也

肆師之職其設匪饗之禮注設於賓客之館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豆實實于簠簋實實于筐匪其筐字之誤與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或者匪以致饗疏曰鄭知設於賓客之館者凡待賓客之禮饗食在廟其器不用匪饗今言共設筐饗明是王不親饗食於賓館設之可知引公食禮者欲見此經與彼同同是不親食之事云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者此亦公食大夫禮文云或者匪以致饗者鄭君向引公食大夫須破匪從筐又言饗禮者饗禮亡無妨致饗時用

匪不用筐但無正文故云或以疑之也

按鄭君據公食大夫禮豆實實于簠簋實實于筐故疑此經匪字為誤又以古饗禮已亡或致饗時用匪不用筐疑此經係指饗禮而言皆鄭君以意說之也愚謂筐篚雖有方圓之別然詩鹿鳴傳曰筐篚屬說文匚部匪器似竹筐據許鄭所說筐篚本同類之物對文雖別散文或亦可通士虞禮苴芻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鄭君注周禮司巫引士虞禮作實于筐然則此經匪字儀禮作筐安知不猶彼注筐字儀禮作篚乎似不必以無據之饗禮曲為之說也至鄭君所

謂禮不親饗則以酬幣致之此蓋據聘禮云公於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賈疏乃云亦公食大夫禮文按公食大夫禮初無此文公彥斯語毋乃謬誤與按此亦與尋常某讀為某不同故辨論之校人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注曰駕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宜皆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按以鄭注推之八字自當作六於數密合而愚於此

注有不能無疑者經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注云二耦為乘則乘馬者四匹也三乘為阜則一十二匹也三阜為繫則三十六匹也六繫為廄則二百一十六匹也其下云六廄成校校有左右鄭乃分為兩廂一廂一廄為二百一十六匹兩廂則四百三十二匹若然則有左廄有右廄廄有左右非校有左右矣鄭又云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若然則左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物馬各一廄共二百一十六匹右廂亦如之以一廂言是五廄成校也合兩廂言是十廄成校也何言

六廐成校乎鄭意六廐合下駑馬言之不知下文止
言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
並未有阜繫之名何得有廐乎愚意良馬自二耦爲
乘至六繫爲廐得二百十六匹六廐成校得一千二
百九十六匹合五良馬爲六千四百八十四匹再加駑
馬依鄭君說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馭夫四百三
十二匹三之爲一千二百九十六匹正符良馬六廐
之數合良馬駑馬共七千七百七十六匹然後王馬
大備六種之馬每種一千二百九十六匹分隸左右
校則每種六百四十八匹是謂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種也其下云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愚謂
六閑當作八閑自天子至家以四爲差作六誤也馬
四種則五千一百八十四匹馬二種則二千五百九
十二匹其校各有左右與天子同故四種八閑二種
四閑也衛文駮駢三千蓋中興之初制度未備故未
足六閑之數鄭君反以證天子之馬誤矣茲因鄭君
所定駑馬之數而推得良馬之數故具說之
職方氏正南曰荊州其浸潁湛注曰潁出陽城宜屬豫
州在此非也疏曰鄭據地理志故知合在豫州又昭元
年王使劉定公勞趙孟子潁亦在豫州故破之

河南曰豫州其浸波澁注曰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澁營軍臨隨則澁宜屬荊州在此非也疏曰春秋者莊四年傳文五南曰

按許氏說文正與鄭合愚謂古書上下文互誤者往往有之然此二州者一云其浸潁澁一云其浸波澁誤則俱誤不應獨移易此潁澁二字也澁水鄭云未聞據襄十六年左傳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澁阪注云襄陽昆陽縣北有澁水東入汝則亦在豫州之域說文澁沒也一曰澁水豫州浸依地理志注所引是許所見周禮於豫州正作其浸潁澁然則其於荊州必

作其浸波澁矣波水當在荊州鄭讀為播而說以豫州之滎播既都恐未得也禹貢荊州沱潛既道又曰浮于江沱潛漢余疑波即沱也據爾雅水自洛出為波江出為沱波沱疊韻字猶陂陀也荊州之浸本是江出之沱而誤為洛出之波蓋亦聲近而誤耳

正東曰青州其民二男二女注曰二男二女數等似誤也蓋當與兗州同二男三女疏曰若本有此數等當言一男一女明不作二男二女青州西北與兗州相接宜與兗州同二男三女也

按男女相等當云一男一女不當云二男二女其誤

明矣謂當與兗州同則無據

方三百里則七伯注曰方千里者為方百里者百以方

三百里之積以九約之得十一有奇云七伯者字之誤

也蓋當與兗州同二里三丈節曰皆本言此類當言

按方千里之地為方百里者百封方三百里者十一

國餘方十里者一

掌客上公五積皆眠殮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史皆

有牢注曰君用脩而臣有牢非禮也蓋著脫字失處且

誤耳

按此涉下文而衍

鉶四十有二注曰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

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也其於哀公又

當三十於言又為無施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哀公

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蓋近之矣則公鉶堂上十八西

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

十四西夾東夾各四

按此無正文鄭以意訂定亦近之矣然愚意上公食

四十豆四十壺四十侯伯皆三十二子男皆二十四

其衰皆以八然則此文鉶數侯伯二十八若從或本

作二十四而上公四十二改為三十二古三四字皆

積畫往往致誤子男十八改爲十六六八字形相近亦易誤也如此則仍以八爲哀而推其致誤之由亦似較有理矣

考工記輪人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爲賢去三以爲軹注曰鄭司農云賢大穿也軹小穿也元謂此大穿徑八寸十五分寸之八小穿徑四寸十五分寸之四大穿甚大似誤矣大穿實五分轂長去二也去二則得六寸五分之二

按鄭君此說近儒孔奩軒阮文達皆從之惟程易疇不以爲然謂賢軹皆轂之飾也其說殊有理惟如程

說五分其轂之長一分爲賢三分爲軹虛其一分不飾以待置輻則經文當云以其一爲賢以其三爲軹不當云去一爲賢去三爲軹也兩去字義不可通程雖曲爲之說究與他處用去字不一例也愚謂爲賢爲軹卽在此置輻之一分中蓋輻廣不過三寸其入轂處謂之蓄不過大半寸而轂長三尺二寸五分之則有五寸四分於此五寸四分中虛大半寸不飾以待置輻輻之內以革輓而漆之其名曰賢輻之外亦以革輓而漆之其名曰軹所以然者以此五寸四分之中鑿孔以置輻恐其鑿孔太多而木易裂故必爲

賢為軼以固之也經云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正與此文相應去一為賢從內去之也去三為軼從外去之也蓋為賢為軼皆在此五分之一分中故自內觀之則去一分而為賢自外觀之則去三分而為軼程氏乃謂止此五分之一不賢不軼其內之一皆賢也其外之三皆軼也則又何去之有乎治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銚十之重三琯注曰殺矢與戈戟異齊而同其工似補脫誤在此也

按下矢人自有此文則鄭說是也

鼻氏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

其鉦間以其一為之厚注曰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大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鼓外二鉦外一

按上云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閒去二分以為之鼓閒假令銑之數十去二為鉦即以為銑閒則銑閒八也又去二以為鼓閒則鼓閒六也至鉦閒之數無明文然鍾體下大上小鉦在鼓上鉦閒必小於鼓閒明矣程氏瑤田以句股比例求之謂鉦閒之數五又十分之一之六鄭以鼓鉦之閒同方六遂疑經誤此不可從也

矢人刃長寸注曰刃長寸脫二字疏曰知脫二字者據

上參分其羽以設其刃若刃一寸則羽三寸矣矢一尺五寸便大短明知脫二字也

按戴東原補注謂矢七中博刃長寸自博處至鋒也然記文但言刃不言自博處至鋒則宜從鄭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注曰觚豆字聲之誤觚當爲觶豆當爲斗

按鄭從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故以觚當爲觶方合一獻三酬則一斗之說觚字誤豆聲誤也然愚以此記非特觚豆二

字之誤其上云勺一升亦誤也按玉人云黃金勺杜予春云謂酒尊中勺也儀禮士冠禮注曰勺尊斗所以酌酒也是勺者酌酒之器而非飲器安得與爵觚並列乎特牲饋食禮實二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注引舊說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蓋卽韓詩說觶之爲用禮經習見梓人爲飲器何得無觶而轉有酌酒之勺乎旣有一升之勺又何所用一升之爵乎竊疑此記本云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與禮家舊說合爵與勺聲近觶或作觥與觚形似遂誤爵爲勺而並存勺一升之文又誤觥爲觚而因刪觚二

禮八
十
升之句蓋自鄭君作注時已然矣

儀禮燕禮賓降洗升媵觚于公注曰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觚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旁氏由此誤爾

按上文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注曰獻士用觶士賤也今文觶作觚疏云不從今文觚者若從觚與大夫已上何異故不從是則觚觶之相亂由來久矣考禮注古文爲觶今文往往作觚據禮家舊說觚二升觶三升而論語雍也篇馬注則曰三升曰觚說文於觶下云受四升於觚下

云觶受三升者謂之觶疑古制變亂觶觶之數遞加故觶有受三升者因卽以代觶之用也孔子不觶之歎或以此與

大射儀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注曰上言大夫誤衍耳

按下有揖大夫之文故以上言大夫爲衍然從衍本義亦可通卿大夫三字連讀卿大夫卽卿也王制曰諸侯上大夫卿故單言之曰卿累言之曰卿大夫聘禮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注曰禮請受者

一請受而聽之也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

按據下文士介面大夫但云賓辭故知其衍既云一請而聽則非固辭可知矣記亦有禮請受賓固辭之文注云固亦衍字

聘禮記各以其爵朝服注曰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絕爛在此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注曰此句亦非其次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君以社稷故在

寡小君拜君貺寡君延及二三老拜又拜送注云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

按此三條鄭皆以爲非次而移易之當從鄭

喪服齊衰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傳曰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注曰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

按經言唯子不報而傳專以女子子言故鄭譏其失然愚以爲苟如鄭意則作傳者豈以爲唯女子不報

而男子竟以報服服其父乎是雖愚人知其不然子
夏何至背謬如此蓋作傳者亦知爲男女同不報而
獨舉女子子者舉輕以明重耳蓋女子子適人者爲
其父母期乃是本服非報也故言不報也女子不報
則男子可知矣鄭譏其失未達傳意
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
得爲其父母遂也注曰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
與春秋之義雖爲天王后猶曰吾季姜是言子尊不加
於父母此傳似誤矣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
白服其父母故以明之

按鄭駁傳文其義甚正惟以嫌不服父母爲說則未
達經義上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此通凡爲女
子子者而言也至此條則專以妾言也必分別言之
者見妾之分雖卑而亦不得奪其父母之恩也

大功九月章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傳
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
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
也注曰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
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按鄭讀是也程易疇力主舊讀以鄭爲非竊謂不然

樓八
三
公之庶昆弟之母妻昆弟皆先君所不服故先君在時爲母惟練冠麻衣縗緣爲妻惟縗冠葛經帶麻衣縗緣既葬而除之不在五服之中而昆弟則并此無之蓋爲君之尊所厭也先君既沒乃得稍伸其恩然餘尊猶在故仍以大功爲限經傳之意本甚分明程氏謂母妻皆私親故以君厭之昆弟豈可以私親加之哉此說殊誤所謂厭者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初不論私親否也又以大夫之庶子論之上文齊衰不杖期章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與此傳可以互明此傳

云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傳意正以適昆弟之不降明非適昆弟之當降然則昆弟二字宜屬此讀卽傳文有明證矣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注曰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服也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下言爲世

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注曰此不辭卽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按此文經傳及注均有錯誤說者聚訟久矣據賈疏云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旣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然則下言以下二十一字是鄭

注之屬入正文者賈疏已明說之矣實二十一字止云十一字者以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本是經文非鄭置之故不數耳今依賈注以此二十一字爲鄭注合上注讀之而傳文何以大功也三句從鄭注移置上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則文義甚明然傳云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則義仍可疑夫旣嫁於大夫則此女子子乃大夫妻也下文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然則姑姊妹必嫁於大夫而後大夫之妻始爲之服大功今此條不云姑姊妹嫁於大

夫者則與下文不可通矣又以世父母叔父母言之
上文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爲士者傳曰何以大
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是大夫於世父
母叔父母之爲大夫者服期世父母叔父母爲士者
服大功所謂尊降也大夫之妻亦當與大夫一律其
於世父母叔父母之爲士者旣以出嫁而降爲大功
再以尊降則當爲小功今如此傳則大夫之妻於世
父母叔父母一概服大功有出降而無尊降矣義亦
不可通也竊疑此經本爲女子逆降旁親而發蓋以
女子嫁當及時故聖人制禮逆降其旁親之服使不

愆其嘉禮之時鄭注所謂明當及時也經文本無嫁
者二字傳文本無嫁者二句經則云女子子未嫁者
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傳曰未嫁者成人而未嫁
者也鄭因欲破舊讀故引齊衰三月章女子子嫁者
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之文以明經文本有爲女子子
未嫁者置服之例後人因注中有嫁者未嫁者之文
乃於經文亦增入嫁者二字又於傳文亦照彼傳增
入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二句而其義始晦矣
總麻三月章庶孫之中殤注曰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
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

樓八
按鄭意庶孫成人者本服大功其長殤降爲小功中殤從上亦爲小功下殤則總故以爲下字之誤然殤小功五月章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庶孫本服大功而其下殤已爲總則本服小功者其上殤爲總其下殤無服矣中殤又何從乎明郝敬以小功五月章所謂大功之殤小功之殤皆指殤服言此說得之庶孫本服大功長殤降爲小功卽所謂小功之殤也小功之殤中從下故庶孫之中殤在總麻三月章也鄭君改讀殊失其義

禮記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注曰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爲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玉弔諸侯弁經緦衰

按鄭說固是然仍其衍文義亦可通爵弁紵衣明非弔服也加經所以爲哭之服也蓋弁經如爵弁而素而加環經是弁經之弁本與爵弁相似故哭諸侯卽加環經於爵弁之上耳

王制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注曰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

樓八
七
按小國二卿當作三卿蓋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事適相準也鄭謂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非是大宗伯云三命受位鄭注言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是三命之卿始有列位於王子男之卿再命不得有一卿命於天子也

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曰周尺之數未詳間也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為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

或言周尺八寸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按此事古今聚訟至循齋梅氏著赤水遺珍用西人三率法推求鄭注學者皆以為密合然愚竊以為里數合矣畝數則猶有可議者其法以今步積四千零九十六寸為法以古田一萬步古步積六千四百寸相乘得六千四百萬寸為實法除實得今田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合鄭注畝數夫古今步法不同其用周尺一也古以周尺八尺為步而梅氏謂步積六

千四百寸者蓋謂周人以八寸爲尺耳八八六十四故一步六十四寸一百步則六千四百寸也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亦卽此周人八寸之尺其步積當爲五千一百二十寸今乃以六尺四寸自乘爲四千零九十六寸則此尺爲六寸四分之尺矣同一周尺何以有八寸與六寸四分之不同乎六寸四分其數奇零豈可以爲尺乎雖與鄭注合然非鄭君當日推算之術也考北周甄鸞五經算術中有此算法先以古步八十寸與今步六十四寸更相減損求其有等算家所謂約法也以六十四減八十餘一十六又以

一十六減六十四餘四十八再以一十六減四十八餘三十二再以三十二減四十八亦餘一十六兩數齊同是謂有等卽以此等數一十六除八十得五除六十四得四是古步率五今步率四五自乘得二十五爲古步法四自乘得一十六爲今步法置田百畝之得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五步以畝法一百步除之得一百五十六畝又二十五步合鄭注畝數置一百里以里法三百步乘之得三萬步以古步率五乘之得一十五萬爲實以今步率四乘三百步得一十二

百爲法實如法而一得一百二十五里合鄭注里數
梅氏之術卽出於此愚不通算學殊難質言然嘗妄
論之古步八尺自乘得積可也今步六尺四寸自乘
得積不可也此經之數旣錯亂不可用鄭注之數諸
家雖推算得之然恐亦非鄭意今但以古步今步相
較以其所多之數而定今田今里之數古用周尺以
八寸爲尺八尺爲步今亦用周尺以八寸爲尺六尺
四寸爲步古步八尺以八乘之得六尺四寸十步則
六十四尺百步則六百四十尺是爲一畝三百步則
一千九百二十尺是爲一里今步六尺四寸亦以八

乘之得五尺一寸二分十步則五十一尺二寸百步
則五百一十二尺是爲一畝三百里則一千五百三
十六尺是爲一里古百畝六萬四千尺今百畝五萬
一千二百尺以古較今多出一萬二千八百尺以今
畝數除之爲二十五畝古百里一十九萬二千尺今
百里一十五萬三千六百尺以古較今多出三萬八
千四百尺以今里數除之爲二十五里是古者百畝
當今百二十五畝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疑鄭
注本如此傳寫錯耳

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

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注曰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

按孟秋之月云毋以封諸侯毋以割地注云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亦是據祭統以駿月令然愚嘗疑祭統之文有誤當云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出田邑順陽義也於嘗也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禘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蓋賞當於夏刑當於秋

發爵賜服出田邑皆行賞之事故以禘之日行之發秋政則行刑之事故以嘗之日行之下引記曰禘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證行賞於夏也又曰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證行罰於秋也因禘之日誤作嘗之日則發公室示賞行於嘗之日矣因將上支出田邑三字移至於嘗也之下以合發公室示賞之義而所謂順陽義順陰義者胥失之矣不特與月令不合而已也鄭所據本已誤乃不援月令以訂正祭統反援祭統而辨駿月令何與

斷薄刑決小罪注曰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

樓元
三
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

按此亦以祭統駁月令然愚謂記文亦無大違錯下文云出輕繫注云從寬此云斷薄刑決小罪卽爲出輕繫張本薄刑小罪卽是輕繫者斷之決之正所以出之也於孟夏行之未爲失宜

大雩帝注曰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脩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

按雩當在巳月而此在午月或亦秦制與

止聲色毋或進注曰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按仲夏之月止聲色薄滋味皆養生之事鄭必據緯書駁之泥矣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曰四者甲類秋乃豎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此爲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也

按鄭注是也正義以不言是月也謂非止一月所爲則與周禮得兩通矣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注曰古者於嘗出田邑此其月也而禁封諸侯割地失
其義

按說見孟夏之月

水始涸注涸竭也此甫八月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
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
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
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

按鄭說固是然記文有始字則義亦可通此承陽氣
日衰而言據說文水篆象眾水並流中有微陽之氣

陽氣日衰故水始涸矣水始涸在八月而水涸成梁

在九月亦猶水始冰在十月而取冰在十二月也

去聲色注曰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冬至人主與羣

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

按與仲夏注同

曾子問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
弗忍也欲喪之注曰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
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河公
也

按今家語子夏問篇以此為魯孝公事蓋即因鄭說

而改
禮器其出也肆夏而送之注曰肆夏當為陔夏疏曰案
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
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今破為陔夏者以大司
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
後無算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

按大饗有三一禘祭一饗五帝於郊一饗賓客鄭意
此經所言大饗與上文大饗腥同言禘祭非饗賓客
也故破肆夏為陔夏然記文云大饗其主事與下云
其出也肆夏而送之則大饗是饗諸侯無疑若是禘

祭則上文並未言及助祭之諸侯其出也三字不大
鶻突乎蓋大饗腥是禘祭此大饗是饗諸侯亦猶郊
日特性篇上言大饗腥下言大饗尚股脩非一事也賓
出奏肆夏正與大司樂合不必改讀
郊特牲季春出火為焚也然後簡其車賦而厯其卒伍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注曰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
旅旣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
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出火而民乃用
火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
按誓社乃誓士之誤古隸書士土無別士誤為土又

涉上文言祭社之事乃加示作社耳說詳羣經平議
此經並無祭社之事鄭注非也惟據周禮大司馬職
火田在仲春不在季春此則記文與周禮乖異矣
郊之用辛也魯之始郊日以至注曰言日以周郊天之
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
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
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
日者凡為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
蓋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
按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

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
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是郊用辛日明屬魯禮鄭
說是也惟用辛之義則以陽氣新用事之說為長蓋
魯第一次所卜者建子之月冬至陽生是陽氣新用
事故順之而用辛日也此二句自為問答若但取齊
戒自新則用辛自為一義與始郊日至不相貫矣
尸陳也注曰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
非也
按儀禮士虞禮祝迎尸鄭訓為主
內則腳臙曉醢牛炙注曰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曉

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也

按公食大夫禮腳以東臙臙牛炙是腳也臙也臙也
牛炙也四者為一列其臙之東即是牛炙無醢也故
知為衍字

羞糗餌粉酏注曰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糝
羞豆之實酏食糝食

按以周禮校之或此記之酏即周禮之糝歟糝謂之
酏猶髮謂之鬣

玉藻而素帶終辟注曰亂脫在是耳宜承朱裏終辟
按此下諸條今皆從鄭讀故不具說禮記中鄭訂正

錯亂處甚多今亦不悉出也

明堂位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注曰綏當為綏有虞
氏當言綏夏后氏當言旂此蓋錯誤也綏謂注旄牛尾
於杠首所謂大麾周禮王建大旂以賓建大赤以朝建
大白以即戎建大麾以田也

按鄭注引巾車文為證而以綏當大麾乃巾車注則
又以大麾為夏后氏所建與此注相違賈孔之疏曲
為之說於義終有疑焉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注曰周之
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記

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

按此乃鄭之臆說不足據

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注曰此蓋盛周公之德耳春秋時魯三君弑又士之有誅由莊公始婦人鬻而弔始於臺駘云君臣未嘗相弑政俗未嘗相變亦近誣矣

按鄭說固是然明堂位一篇為何時何人所作亦無

明文呂氏春秋言魯惠公請郊禮於平王而史角往魯愚疑明堂位之作即在此時蓋既得請而用天子之禮樂因作此篇託之成王之賜周公以欺後世而自掩其往請之跡也其時尚未有弑君等事故於篇末侈言之

禘記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己可也注曰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己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

按士昏禮主人爵弁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兩者不同記者緣類而欲許之非是宜鄭君糾之也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

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注曰子男執璧作此贊者失之矣

按通言之則璧亦可曰圭觀禮通言五等諸侯而曰侯氏坐奠圭是也然博厚剡上之制則不能通於璧作贊者誤也

喪服大記君殯用輶櫛至于上畢塗屋注曰此說參差以檀弓參之天子殯居棺龍輶櫛木題湊象椁上四注如屋以覆之盡塗之諸侯輶不畫龍櫛不題湊象椁其他亦如之

按此乃大判言之耳居棺以輶櫛至于上皆天子諸

侯同之但諸侯不畫龍不題湊象椁耳檀弓天子之殯也敢塗龍輶以椁專言天子之事而此記渾言之故止曰君也記文有詳略非有參差

君葬用輶四綍二碑御棺用羽葆大夫葬用輶二綍二碑御棺用茅注曰大夫廢輶此言輶非也輶皆當爲載以輶車之輶聲之誤也

按言大夫廢輶則君葬用輶不誤也乃云輶皆當爲載以輶車之輶此皆字衍文孔疏不知其衍乃云此二輶皆當爲輶謂君及大夫皆載以輶車明不以輶也誤矣下又引遂師注而云天子殯用龍輶至壙去

蜃車載以龍輶諸侯殯以輶葬則用輶前後兩文不自相刺謬乎若謂此指在道而言彼據及壙而言則鄭注云在椁曰綽行道曰引至壙將窆又曰綽此記言綽不言引安見其必指在道而言乎

九族考

俞樓雜纂弟九

德清俞樾

尚書堯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釋文曰上至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馬鄭同

按此乃尚書古文家說枚傳亦云以睦高祖元孫之親

堯典正義曰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

詩王風葛藟篇正義曰異義九族今戴禮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

子為一族己之子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
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
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桓六年
義引異義文與此同惟母女昆弟適
人者下亦有與其子三字當從之

按此乃尚書今文家說許慎五經異義實主其說而
以古文家說為不然其說曰案禮總麻三月以上服
恩之所及禮為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
但施於同姓鄭康成則駁之曰婦人歸宗女子雖適
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
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

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
服皆總麻禮雜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為
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
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以此
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是九族之說古文今
文兩家既不同而許鄭兩大儒又各主一說後之學
者將何所適從歟乃者今文家說其流別又有三
白虎通宗族篇曰族所以九何九之為言究也親疏恩
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
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

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按此卽夏侯歐陽之說惟於母族合父母爲一而增母昆弟子此爲異耳然文異而實亦不異也又曰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堯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於末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是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按此言堯時九族父族母族妻族各二合爲九也此

今文家之異說不知父族妻族各三其說如何殆亦如母族之例乎

桓六年左傳杜預注曰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己之同族按此亦卽夏侯歐陽之說因鄭康成駁異義云女子不得與父兄爲異族故簡去其母唯取其子耳竊嘗合諸說而論之古文家說以高祖至元孫爲九族自己之高祖至己之元孫凡九世則非九族乃九世也桓六年左傳孔穎達正義駁之甚詳其言曰此言親其九族詩刺不親九族必以九族者疏遠恩情

已薄故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高祖至父己之所稟承也子至元孫己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出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元孫者乎又鄭康成謂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元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孔氏此說至爲明晰始無論三十而娶之古禮卽以國君十五生子爲率亦已一百三十五年矣又況所謂元孫者甫在孩提豈便成族必待元孫又有孫以王父字

爲氏而後元孫之族始成此其遼遠豈可以年月計殆必如宋明帝之給三百年期而後可以及之古之聖人何必虛張此九族之名指不知誰何之人爲族也且其說有大不可者自己之子至己之元孫此皆出於我者也則皆我之一族也乃分而四之子則爲子之族孫則爲孫之族曾孫元孫則爲曾孫元孫之族其流弊必有如漢諺所謂舉孝廉父別居三國志所稱冀州之俗父子異部更相毀譽者此無行誼之尤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矣族者湊也聚也子孫曾元皆吾一體所分乃晰爲四族是散之也非聚之也

樓九
四
豈古人立族之意哉孔穎達未論及此是猶舍其大而譏其小也然則九族之說當以今文家爲正鄭康成禘引昏禮請期之辭及周禮小宗伯職禮記喪服小記篇之文以駁之然彼皆言三族不言九族孔穎達譏之曰三族九族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斯言是也愚請舉康成之說而一一駁之康成引昏禮請期之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總麻禮禘記下總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族中明矣

愚按異姓服皆總麻亦大判言之耳儀禮小功五月章有外祖父母有從母據禘記下篇小功未卒哭固不可以冠取設有外祖父母及從母之喪亦豈不礙於昏禮乎計父族母族妻族之中惟妻族無礙於昏禮於文不可言二族之不虞故曰三族之不虞也豈得執此以駁今文家說乎康成又引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愚按小宗伯言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正足以證成今文家說其說詳見於後至引喪服小記之文則彼言服非言族也夫服止於五而族則有九服之與

族蓋有別矣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
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又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
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以
是言之服有盡而族無窮卽同姓之中無服之族固
已多矣豈得援服制以定族制乎鄭駁今文家說義
皆無當故愚於九族之說不從古而從今
或曰今文家九族之說其爲定論乎曰今文家以父
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爲九族此固定論也晰言之
爲九族合言之爲三族故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
以辨親疏而昏禮請期之辭亦曰惟是三族之不虞

凡言三族者父族母族妻族也不然族固有九何言
三乎鄭康成不達此旨乃援引三族之文欲以折今
文之說不知適所以證成其義矣然今文家說合父
母妻三族爲族斯固得之而數其所謂九則有不可
從者夫父女昆弟不得與父異族也已女昆弟及女
子子不得與己異族也母女昆弟不得與母之父異
族也鄭康成駁之曰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
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斯論正矣今文家亦知其不
可通故各繫其子言之曰與其子爲一族至杜預并
簡去其母而惟取其子若然則非以其母爲族以其

子爲族也夫婦人內夫家卅父母家雖父女昆弟已
女昆弟已女子子適人之後降其本宗矣乃因一女
適人而遂以其家爲我之族此豈近乎人情也哉又
況母女昆弟與我更遠歎至母之父母之母不可分
而爲二族也妻之父妻之母亦不可分而爲二族也
白虎通以妻父母爲二族杜預注左傳以外祖父母
妻父母各爲二族夫妻胖合者也乃分之使各爲一
族乎夏侯歐陽之說曰母之父姓母之母姓妻之父
姓妻之母姓各以姓言則其語固無病矣而於理仍
不可通夫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故人從父之姓不

從母之姓以已而推之母與妻亦各從其父之姓不
從其母之姓是在吾母與吾妻視之其父族則同姓
也其母族則異姓也固已有親疏之別矣而吾乃比
而同之以母之父姓爲族亦以母之母姓爲族以妻
之父姓爲族亦以妻之母姓爲族是教天下以二本
也此豈聖人之制也哉且夫族之爲言屬也相連屬
之謂也有父之族則已之昆弟姊妹皆從之矣有母
之父母之族則母之昆弟姊妹皆從之矣乃別出其
女昆弟使自爲族此何理也苟以取足其數而已矣
是故今文家之說其言族則是其言九則非是宐別

爲之說

夫所謂九族者何也父族四曰高祖之族曰曾祖之族曰祖之族曰父之族母族三曰母之曾祖之族曰母之祖之族曰母之父之族妻族二曰妻之祖之族曰妻之父之族今俱列如左

父族四

高祖父 族曾祖父 族祖父 族父 族昆弟

右高祖之族

按族不止於五世姑舉五世爲率而推之於無窮

曾祖父 從祖祖父 從祖父 從祖昆弟 從祖

昆弟之子

右曾祖之族

祖父 世叔父 從父昆弟 從父昆弟之子 從

父昆弟之孫

右祖之族

父 昆弟 昆弟之子 昆弟之孫 昆弟之曾孫

右父之族

母族三

母之曾祖父 母之從祖祖父 母之從祖父 母

之從祖昆弟 母之從祖昆弟之子

右母之曾祖之族

母之祖父 母之世叔父 母之從父昆弟 母之
從父昆弟之子 母之從父昆弟之孫

右母之祖之族

母之父 母之昆弟 母之昆弟之子 母之昆弟
之孫 母之昆弟之曾孫

右母之父之族

妻族二

妻之祖父 妻之世叔父 妻之從父昆弟 妻之
從父昆弟之子 妻之從父昆弟之孫
右妻之祖父之族

妻之父 妻之昆弟 妻之昆弟之子 妻之昆弟
之孫 妻之昆弟之曾孫

右妻之父之族

父族從高祖以下母族從曾祖以下妻族從祖以下
其於條理頗似秩然即以行之世俗凡稱謂之間交
際之道其與吾母同曾祖者吾則族之其同高祖者
吾弗族也其與吾妻同祖者吾則族之其同曾祖者
吾弗族也既不失親串之情而凡娶於大族者彼之
族雖繁吾所以為族者自不至散漫而無紀不亦善
乎若父族之四皆吾同姓親親之殺禮有明文所固

